



楊簡全集

〔宋〕楊簡
董平校點
著

第九冊 慈湖先生遺書



浙江大學出版社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

楊氏易傳卷一

今易經乃漢費氏所出

中古文易校勘記

與山堂易說

楊簡全集第九冊

慈湖先生遺書

卷十五至卷二十一

〔宋〕楊簡著

董平校點



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五

家記九

泛論學

自古人之知道者寡，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。就有知焉，有偏全，有淺深，未全未深，其言猶有害道。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難讀。孔子之言，奚可不精而思之、熟而復之？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，無非惑亂人心之具。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錄，猶或失真，而況於非聖人之書，其害道者多矣！

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，俟心通德純，而後可以觀子史。學者道心未明，而讀非聖之書，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，終其身汨汨，良可念也！孔子之言，奚不可精而思之、熟而復之！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錄，猶或失真，況於非聖人之書，其害道者多歟！

見《訓語》

嗚呼！今天地之間，孔子之言無幾，而非聖之書充棟宇。非聖之言，知道寡。知道者而不盡其言，猶足以害道，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，不害道之言甚無幾。學者誠不宜泛觀，必遭誤惑。唐虞有納言之官，周有訓方氏，《易》曰「正辭」，爲是故也。

見《訓語》

百聖傳授，惟曰一中。初疑其膚近，疑其庸，又疑其若未免乎意，而百聖一辭，莫知其所爲。一日覺之，百聖之切諭明告，誠無以易。斯人心即道，故大舜曰「道心」，本無可疑。意起而昏，爲非爲僻，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，又從而過之，凡思凡爲，皆離皆非。故告曰中，平平庸庸，事親從兄，怡愉克恭^{〔一〕}，豈學而能？油然而生，莫究厥始，莫窮厥終，應酬萬端，忠信全功，不習无不利。曾子謂之皜皜，某亦謂之融融。道固不離乎常，故孔子曰中庸。毋動乎意，清明在躬，自無所不通。發育萬物，人心所同。

學者通患，患在思慮議論之多，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。

見《訓語》

〔一〕「克恭」，《四明叢書》本作「恭敬」。

學者初覺，縱心所之，無不元妙^{〔一〕}，往往遂足。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，未能念念不動，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，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，虛度歲月，終未造精一之地。日用云爲，自爲變化^{〔二〕}，雖動而非動，正猶流水日夜不息，不值石險，流形不露，如澄止不動，而實流行。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，正墮斯病。後十餘年，念年邁而德不進^{〔三〕}，殊爲大害，偶得古聖遺訓，謂：「學道之初，繫心一致，久而精純，思爲自泯。」予始敢觀省，果覺微進。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，謂某未離意象。覺而益通，縱所思爲，全體全妙。其改過也，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，不可以動靜言。於是益信孔子「學不厭」乃是「知及之」已後事，是謂用力於知者^{〔四〕}，雖動而得不動之妙，終未及仁者常覺、常明、常不動之爲至靜。故孔子曰：「知者動，仁者靜。」予何敢言仁？用力於仁者也。恐同志者復蹈前患，故備記如右。

以舜大聖，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，使禹明之。以孔子大聖，而猶不知魯廟。此蓋臆斷之說。而後世之士，耻於一物之不知，亦愚矣。詳於其所不必盡知，而略於其所不可不知，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。

見《訓語》

〔一〕「元」，《四明叢書》本作「玄」，蓋以爲避諱字而改。今不改，以「元妙」義更長也。

〔二〕「爲」，底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皆作「謂」，四庫本作「爲」，從之。

〔三〕「德不進」，《四明叢書》本作「德不加進」。四庫本作「德進不進」，衍上「進」字。

〔四〕《四明叢書》本「知」上有「仁」字，非也。

孔子吹律，自知殷後。此豈心思推測之所能至哉？如日月自無所不照，如水鑑自無所不明也。此心神明，有甚於日月水鑑。

孔子稱子路不耻緼袍之善，引《詩》「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」。子路終身誦之，則其誦久矣，豈無以告孔子者？子路既沒，門人語及，始曰：「是道也，何足以臧！」於以見聖人廣大虛靜如天地。

程伯淳云：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，此乃以器言，而非道也。」伯淳斷然謂以清虛一大爲天道爲以器言，甚善！非知道者，豈能道此？然未能見《易大傳》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非聖人之言，隨世俗流傳而遂信，此亦有此未至。

伯淳謂：「顏子默識，曾子篤信，得聖人之道者，二人也。」此語亦有未安。謂二子得聖人之道，誠然，然不當謂一人默識，一人篤信。信者必默識，默識者必信，自不當分裂，又不詳考「日月至焉」者，非得道何以言「至」？所謂至者，必如顏子之不違仁。所謂不違仁者，必無思無爲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，動靜一貫，方可言仁，方可言至。然則孔門得聖人之道者，亦不止二人而已。

伯淳言：「大人與天地合其德、日月合其明，非在外也。」斯言甚善。

伯淳言：「惟神也，故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，神無速亦無至。」惟伯淳而後有此言！

伯淳謂：「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可以回造化者，誠有此也。」伯淳名顯，門人尊之曰明道先生。伯淳謂「窮神知化，化之妙者，神也」，又差矣。何精何粗？何妙何不妙？化即神。

或問仁，程正叔曰：「此在諸公自思之。將聖賢所言仁處，類聚觀之，體認出來。」雖然，使未有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時，無可類聚，又將若之何？孔子未嘗教人類聚，類聚體認，無非意路。且孔子曰「居處恭」，恭而已，無意也；「執事敬」，敬而已，無意也；「與人忠」，忠而已，無意也。微致意焉，即迂曲，即造爲，即不正直，即不忠信。所謂復禮，復我本有之禮，三千三百，經條明白，不勞作意。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亦何意之有？

正叔又言：「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，幾曾有孝弟來？」異哉，正叔之蔽，一至於此！孝弟、仁義，名不同耳。強立藩籬，固守名意，陷溺於分裂之學，障塞聖人坦夷之道。孟子謂徐行後長，即堯舜之道；以羊易牛，即王者之心。發明孩提愛親、及長敬兄爲不學而能、不慮而知，而正叔分裂體用而言之，不可以爲訓也。

伊川謂：「動容貌，整思慮，則自然生敬。敬即是主一也。主一則既不之東，又不之西，是則只是中。」苦也！人性自善，何必如此桎束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，但曰「居處恭，執事敬」耳，但曰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耳，但曰「約之以禮」耳。伊川之教，固愈於放逸者，然孔子曰「過猶不及」，何則？其害道均也。

或問：「熒惑退舍果然否？」程正叔曰：「觀宋景公不能至是。」問：「反風如何？」曰：「亦未必然。成王，一中才之主，聖人爲之臣，尚幾不能保。非有動天之德，不能至也。」正叔未明道，故有此論。人心即道，無所不通。善心興起，如其真切，豈無感通之理？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，又謂成王未必能然，賊天下萬世之良心，此說不可長。堯舜與人同耳，其不善之心既足以感動災異，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？不知道者，其輕有所立論哉！

濂溪《通書》亦尚有疵。自明乎道者觀之，可以一見決，不勞多議。今自二程尊師之，其書盛行乎天下，不得已，姑指衆人之所未曉者言之。濂溪曰：「元亨，誠之通；利貞，誠之復。」於天下至一之中，忽起通、復之異說，穿鑿爲甚。又曰：「誠精故明，神應故妙，幾微故幽。」異哉，裂一道而三之！誠未始不精，何必更精？誠即神，神即幾。或曰誠，或曰神，或曰幾，皆所以明道心之妙。如言玉之瑩，又言其白，又言其潤，非有三物。人之道心未嘗不誠，未嘗不神，其動之始

〔二〕「然」字底本無，據《二程遺書》卷二十二下補。

曰幾，此萬古人心之所同，非聖人獨有之。今周子又謂誠、神、幾曰聖人，是謂衆人無之，此正孟子所謂「謂其君不能者，賊其君者也；謂民不能者，賊其民者也」。孔子明道，未嘗有精粗之論，乃起於後學之意說。孔子每每戒學者「毋意」，爲是之類也。

周子又曰：「《洪範》曰：『思曰睿，睿作聖。』無思，本也；思通，用也。幾動於彼，誠動於此。」吁！《洪範》惟言思，未嘗言無思，而濂溪必取乎無思者，是猶未識乎思也。「思曰睿」，明乎思未嘗不睿，未嘗不妙，未嘗不神。此不可以有無解，何復取乎無思哉？離思而取無思，是猶未悟百姓日用之即道也。孔子曰「何莫由斯道也」，周子猶未悟思之即道，思之即無思也。況又裂幾於彼，裂誠於此，於至一之中而強分裂之，殊爲害道。

橫渠《牖銘》云：「居則存其心，曰存否、繼否、化否、無意否？」張子則勤矣，不草草矣，惜乎其未解。解者不如此。曾子之日三省，異乎是矣。曾子之省，不過不忠、不信、傳授弟子，而實未嘗習之，過皆芸苗，改過未嘗助長，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。化者自化，豈容問耶？自省本心者自無意，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？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，何患乎不繼耶？堯舜雖有惟精惟一之功，要非繼續之所可言。孟子之存心，又豈橫渠之所云？欲存愈不存，欲繼愈不繼，欲化愈不化，欲無意愈不無意。不省吾心自善，吾心自神，吾心自寂然不動，自無體。無體則無始終，繼不足以言之；云爲變化，自不凝滯，自不可致詰，夫是之謂自化。此不可以有無言，而況於

〔一〕「致」，底本作「言」，四庫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皆作「致」，據改。

意乎？此萬古人心之所同也，顧自覺者寡耳。孔子曰：「天下何思何慮。」橫渠之以深自病其定性未能不動，正以其學未免乎助長也。故孟子曰：「天下之不助長者寡矣。」言，心聲也，其最著見者。《芭蕉詩》有「願學新心」之句，此未悟本心之至善，而於心外求新心也^{〔三〕}。《墓議》有「精魄反原」之言^{〔四〕}，夫血氣有聚散，精神無死生^{〔五〕}。孔子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」，神心無體，即本即原，死生一貫，何以反爲？原始反終，乃作《易大傳》者之言，非孔子也。《與呂和叔書》曰：「天德□能盡其說^{〔四〕}，然後大本可立。」天德豈說之所能盡？說之所可盡者，尚不足以盡意，而況於天德乎？大本豈可徐徐而立？孔子所謂「可與立」，不失其所本立也。人之本心，自寂然不動也。

子思問於夫子曰：「物有形類，事有真僞，必審之，奚由？」子曰：「由乎心。心之精神是謂聖。推數究理，不以物疑，周其所察，聖人難諸！」孔子斯言，見之子思子之書，世又謂之《孔叢子》，世罕誦習。嗚呼！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，而不載之《論語》，致學者求道於心外，豈不大害！某謹取而爲《集語》，覬與我同志者或未觀《孔叢子》而偶見此書，庶早悟此心之即道，而不他求也。至哉，人心之靈乎！至神至明，至剛至健，至廣至大，至中至正，至純至粹至精，而不假

〔三〕本句底本作「而於心故云新心也」，《四明叢書》本作「而於心外覓新心也」，此據四庫本。

〔四〕「議」，四庫本作「志」。

〔五〕「死」，底本作「所」，據《四明叢書》本改。

〔四〕「德」下一字底本原缺，四庫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均作「雖」。

外求也。人皆有此至靈之心，而不自知，不自信，偶昏偶蔽，遂寢而至於惡積而不可掩^{〔一〕}，罪大而不可解，大可惜也！大可念也！心無體質，德本昭明，如日月照臨，如水鑑燭物，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，自能究知。若馳神於彼，周悉致察，雖聖人不能。何則？勞動則昏。不必逆詐，不必億、不信，而自有先覺之妙也。人皆有此靈。

見《訓語》

曾子曰：「參嘗聞之夫子曰：『陽之精曰神，陰之精曰靈。神靈者，品物之本也，而禮樂仁義之祖也。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。』」云云，是故「聖人爲天地主，爲山川主，爲鬼神主，爲宗廟主」云云。天地之間，非陽則陰，非陰則陽，陰陽之氣雖二，而神靈之道則一。風、雷、電、霧、雨、露、霜、雪、霰、雹之所以變化者，此也；羽毛、鱗介、倮匈之所以生成變化者，此也。萬化萬物，雖自神自靈而不自知，惟聖人自神自靈而又自知。自知則明，明則通，通則無所不通。故四靈役於聖人，聖人爲天地主，爲山川主，爲鬼神主，爲宗廟主。聖人之知，如日月之明，如水鑑之明，非思非慮，自明自照。孔子曰「不逆詐、不億、不信抑亦先覺」者，此之謂也；又曰「天下何思何慮」者，此之謂也。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學而知之者，次也。其次第不同，而其知則一也，其知無次第之差也，是知至神、至靈、至精。視聽言動，何本何根？愛敬和樂，智慮應酬，何終何始？始不可得而知也，終不可得而知也，中亦不可得而知也。順是而行之爲善、爲治，逆是而爲之爲否、爲

〔一〕「寢」，底本作「浸」，據四庫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改。

亂，知則順，不知則逆。吁！人皆有至神至靈至精之心，而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。」《中庸》曰：「聖人之道，發育萬物。」《易大傳》曰：「範圍天地之化。」故聖人之道無所不通，聖人之事無所不行。守日月之數，察星辰之行，序四時之順逆，截十二管以察八音之上下清濁，其道一也，其事一也。立五祀，制五典，和五聲，合五味，正五色，成五穀，序五牲，其事整整，其倫敘敘，皆神靈之變化，精一之散殊，可觀而不可測，可言而不可詰，可以默識而不可以容思，夫是之謂品物之本，禮樂仁義之祖歟！

先生曰：「人心何嘗不正？但要改過，不必正心。一欲正心，便是起意。」汲古對云：「此即孔子『毋意』。意一起，即有過。要無過，但不起意便了。意不起，則此心安然瑩靜虛明。若子貢言：『君子之過，如日月之食焉，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』此是改過後私意不起，此心昭明。況此心明照，愈於日月，日月雖容光必照，尚不及蔀屋之下，此心則無所不照，無所不通，安有隱顯之間？」先生曰：「此說却是。」

先生曰：「少年聞先大夫之誨，宜時復反觀。某後於循理齋燕坐反觀，忽然見我與天地萬物、萬事萬理澄然一片，向者所見萬象森羅，謂是一理通貫爾，疑象與理未融一，今澄然一片，更無象與理之分，更無間斷，不必言象，不必言理，亦不必言萬，亦不必言一，自是一片。看喚作甚

莫？^{〔一〕}句絕^{〔二〕}。喚作天亦得，喚作地亦得，喚作人亦得，喚作象亦得，喚作理亦得，喚作萬亦得，喚作一二三四皆得。」

先生謂汲古曰：「聖人猶兢兢業業，豈學者不兢兢業業？汝當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謹^{〔三〕}，兢兢業業，用力於仁，爲之不厭。」又曰：「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，當師孔子之言。」

先生曰：「學不可躐等，亦不可操之太急。故雖息焉游焉，孫而順之，無害於事，但於其間不失敬心，不失時敏之心，則厥修自然日進無疆。《易》曰：『益動而巽，日進無疆。』天下事皆然。彼苦澀不易樂者，必無成效。」

汲古問：「聖賢言性何以多不同？」先生曰：「性字解釋有不同。如『性相近』與『節性惟日其邁』，此是隨俗泛言性質。如《易》曰『各正性命』，孟子道性善，則言性之本。」

論文

孔子謂巧言鮮仁，又謂辭達而已矣，而後世文士之爲辭也異哉！琢切雕鏤，無所不用其巧，

〔一〕「句絕」二字底本夾於正文之中，《四明叢書》本「莫」作「麼」，無「句絕」二字。

〔二〕「行」，底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均作「言」，此據四庫本。

曰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，又曰「惟陳言之務去」。夫言，惟其當而已矣。謬用其心，陷溺至此，欲其近道，豈不大難！雖曰無斧鑿痕，如大羹玄酒，乃巧之極功。心外起意，益深益苦，去道愈遠。是安知孔子曰「天下何思何慮」？是安知文王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」？如堯之文章，孔子之文章，由道心而達，始可以言文章。若文士之言，止可謂之巧言，非文章。

見《訓語》

天下有累數百年之風俗既成而不可拔，士生其中，沈浸深入，有不自省，吾徒不可不疾而察之。聖人曰：「衆好之，必察焉；衆惡之，必察焉。」吾非求異於衆也，誠有所不自安於中也。自三代衰，孔子沒，義利之辨浸不明。漢興，君臣相與以權術取天下，大略本以利，文之以義，孝宣亦謂「漢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雜之」。豈惟漢規模如此？歷三國、晉、南北、隋、唐、五代，大抵一律。豈惟人主規模如此？士大夫惟上所好，其規模皆如此。豈無善者？其略則同。後世之經術，異乎孔子之經學矣；後世之文章，異乎三代之文章矣；後世之字畫，與鐘鼎篆刻不同矣。一經說至百餘萬言，大師衆至千餘人，時謂祿利之路則然，取青紫有拾芥之喻，指所蒙以稽古之力，公言侈說，不以爲耻。三代之時，無此風俗也，無此等議論也。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《書》曰「辭尚體要」而已。後世之爲辭者大異，冥心苦思，鍊意磨字，爲麗服靚妝，爲孤峰絕岸，爲瓊杯玉罍，爲大羹玄酒。夫子之文章，不如是也。夫子之所以教誨其子弟，亦不聞有是說也。甚者韓愈敢以孟子與司馬相如比而同之，相如何人，躋之至此？專以文稱也。以《易》爲奇，以《詩》爲葩，三極六爻之旨，如此乎？三百篇無邪之義，如此乎？甚至於序送李愿，有曰：

「粉白黛綠者，列屋而閑居；妬寵而負恃，爭妍而取憐。」此何等法語？而敢肆言無忌如是耶！此無他，舉天下之風俗皆然，不以爲異也。故學者仰韓如泰山北斗，心服其文，莫見其過，至於字學，尤足鄙笑。

書者，六藝之一，古所不廢，然非學者之所急，游之則可。後世之爲字畫者，異哉！皓首習之，秘術不露，此周孔事業耶？嘗觀鐘鼎古文，如精金美玉，齋莊冕弁，使人起敬起愛，真三代時風度也。衰世所謂草聖者何哉？以放逸爲奇，以變怪爲妙。後世之俊傑，三代之罪人！王逸少獨步一時，流芳千載，蘭亭遺墨，秘藏昭陵，老師宿生，無敢擬議。雖則云然，有聖言在：「衆好必察」。竊所未安。如婦人焉，清神麗色，雅服妙妝，美則美矣，而非公庭之所當言，非君子之所好樂，施之於晉、宋以來則善，施之於三五之上則悖。何者？無淳古質厚之體也，無莊敬中正之容也。書，心畫也。使逸少之書盛行而不少衰，則人心風俗終不反朴，終不可以庶幾三代。吁，可念哉！

累數百年來風俗如此，習尚如此，論議如此，牢不可破如此，今也一旦欲排萬衆之所嗜好，盡反之於古，殆猶回急注於懸崖，止奔馬於峻坂，徐而思之，亦有可覲。良心人所具有也，堯舜與人同耳，聖人先覺我心之所同然耳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謂聖。」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。」仁聖之性，人所同有，昏而蔽之，始喪其靈^{〔一〕}。如塵積鑑，本明猶在，一日啓之，光燭天地。孟子言必稱堯舜於戰國之時，今之時，顧不勝於戰國之時耶？豈戰國之人皆可以爲堯舜，而今之人皆不

〔一〕「始」，底本作「如」，據《四明叢書》本改。

可也？必不然也。放情逸意，固衆人所不能免，而亦不可肆也。父肆其欲，子將甚焉；上肆其欲，下必倣焉。倣而不已必甚，甚而不已必亂。至於亂，則禍及其長上。稽之往史，可想可戒。然則放逸之習，不可縱也；莊敬之學，不可廢也；浮薄之務，不可親也；朴古之事，不可厭也。不惟不可厭而已，又有樂焉。人心即道，至樂中存，昏者失之，明者得之。無謂詩文之放逸，非放於惡也；無謂字畫之縱逸，非流於不善也。商之木輅，周之麻冕，孔子獨意嚮之，取其質也。道一：正與不正而已矣。莊也，敬也，朴也，古也，善也，皆正之類也；不莊也，不敬也，不朴也，不古也，不善也，皆不正之類也。故《書》曰：「與治同，道罔不興；與亂同，事罔不亡。」故相如至於見賢，韓愈至於宣淫，豈不異哉！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胡可忽也！況所差猶不止於毫釐乎？草聖之差遠矣，宣淫之差不知幾千萬里矣，無怪後世之禍亂相尋於無窮也。明君良臣知治亂之歧於是乎分，則烏得不戮力剗剔文士墨客滋蔓之邪說，而無使啓亂也？

見《訓語》

文士有云：「惟陳言之務去。」又有云：「文章切忌隨人後。」近世士大夫無不宗主其說，不知幾年於茲矣。《書》曰：「辭尚體要，不惟好異。商俗靡靡，利口惟賢，餘風未殄。」近世士風好意滋甚。以某言平常，易以他語，及世效之者浸多，則又易之。所務新奇，無有窮也。不思乃利口惟賢之俗，士大夫胡爲不省、不告諸上而痛革之，乃相與推波助瀾！

論字義

古者制字，一而已矣。其有轉音，多後世所增益。孟子凡與齊宣王言，「王」皆如字耳^{〔一〕}，而後儒讀者多轉爲去聲^{〔二〕}，非也。夫齊宣王昏愚特甚，使當日孟子牽作去聲言之，宣王必不聽解，況作去聲則不文。後儒鄙陋好異，音釋奚可盡信？《曲禮》「欠伸」，據《方言》俗音，則如字耳，而音釋家作「丘劍反」^{〔三〕}。至於《論語》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，並「五孝反」，則尤爲害道。夫五孝反者，好樂切著之謂也。若夫「知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」，則不可以好樂切著爲義也。自孔子猶無得而形容，姑託喻於水、託喻於山而已。聖人尚不得而言，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？後世陋儒不知道，拘於音訓家轉音一定之說，至於害道，殊爲不可。

《論語》「去喪無所不佩」，口舉反，則失君子不忍除喪之本心，反有惡其喪之意，尤其不可。「去喪」，乃記者之言，非聖言，惟當如《書》言「免喪」。《禮記》言「除喪」，亦未安，猶愈於「去喪」口舉反之太甚也。就「去喪」定讀，惟可口據反，離喪而去，猶云可也。

大抵天下事自不可以一定論。言欲信，行欲果，而子又曰：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小人

〔一〕「王」字，底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無，據四庫本補。

〔二〕底本作「去去聲」，據四庫本刪一「去」字。

〔三〕「劍」，四庫本、《四明叢書》本均作「斂」。《禮記》陸德明《音義》作「劍」。